

典
籍
翻
译
研
究

典籍翻译研究

主 编
王宏印
副主编
朱义华

(第八辑)

STUDIES O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THE EIGHTH
COLLECTI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 • • •

(第八辑)

THE EIGHTH
COLLECTI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典籍翻译研究. 第八辑 / 王宏印主编.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8
(2017.10 重印)

ISBN 978-7-5135-9431-8

I. ①典… II. ①王… III. ①古籍—翻译—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5128 号

出 版 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孔乃卓
封面设计 韩 雪
版式设计 涂 俐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30.25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9431-8
定 价 100.0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物料号: 294310001

汪榕培先生在 第九届全国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代序)

各位老师，各位代表：

非常高兴，我们来到了太湖明珠无锡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来共同召开“第九届全国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要说时间，过得有点快，到现在已经是第九届。我们今天的好多代表都是从第一届开始就参会，参加我们这样一个学会会议的，尤其到2017年，下一届我们开会的时候就是第十届、第十五届。这十五年过得很快，我也退休了，很多当年年轻的老师现在也都是骨干力量，在典籍英译当中、在研究与翻译实践当中都是主要的力量。所以，本来历史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前进的。参加这个学会，我确实非常高兴，第一次开会我们就几十个人，到今年，这一次参会的就有200多名代表报名来参加，还有没到的，整个报名的人数将近300人。这本身就说明，典籍翻译在整个国家的战略战术、在中国梦中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相信这一事业在青年的老师、年轻的博士、年轻的硕士逐渐的参与和探讨中不断地提高。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取得圆满成功，对我们这次会议的顺利举办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

2015年11月14日

开幕词

尊敬的江南大学金征宇副校长：

尊敬的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潘文国老会长：

尊敬的典籍翻译专业委员会汪榕培老会长：

尊敬的远道而来的美国客人马克·本德尔教授：

还有开幕式的主持人、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龚晓斌院长：

女士们，先生们，同学们，同事们：

大家上午好！

与上一次相比，这一次会议开得较晚，已经进入冬季，但是在温暖的南方，在美丽的江南大学校园，仍然感到春风和暖意。因为我们是一群为了中国文化典籍翻译事业而奋斗不息的人，在我们的心里，中华民族虽然经历过严寒的冬天，但改革开放以来，便是春意盎然。我们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在江南大学召开“第九届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研讨会”，我们感到很欣慰，很兴奋。在这里，我代表典籍翻译专业委员会，对各位专家、老师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在此，我特别要感谢江南大学校方的全力支持，感谢贵校外国语学院及龚院长对这次大会的积极承办和各位师生的辛勤工作，尤其是朱义华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我还要特别一提我们的老朋友包通法教授，他为争取这次江南大学会议做了开创性的努力，谢谢！

谢谢你们！

我还要感谢三个协办单位：他们是：商务印书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感谢他们给我们送来了图书，也送来了出版社对典籍翻译的支持。特别是外研社的徐建中总编辑，热情承担历届会议论文集的出版，包括最新出版的《典籍翻译研究》（第七辑）。这里还要提到《香港大公报》特约记者李林、《燕山大学学报》编辑部刘泽权教授，谢谢你们和典籍翻译的长期合作关系。我要说，出版社、杂志社以及新闻界的朋友们，你们是我们的坚强后盾，我们要多多合作，多出成果，促进学术研究和新闻出版事业的双赢局面，促成多译好书和多出好书的双重丰收！

上一届会议上我曾经说过一段话，表达了我们典籍翻译事业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密切关系。如今两年过去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以及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已经有目共睹，所以在这里我仍然要再次强调这一观点：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百年以来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假如没有这个时代国家和民族的富强，没有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发展，没有中国社会改革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进步，我们的典籍翻译就不可能面临这样一个近代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以来的最好契机，甚至是几千年历史上的最好契机。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高朋满座，高谈阔论，也要感念国家的昌盛、国运的昌盛。祝愿我们的国家兴旺，人民幸福安康！

离开了这个目标和胸怀，典籍翻译事业就失去了依托。有人可能不以为然，甚至会说我们是“民族主义”。我要坦率地承认，我们就是“民族主义”，我们是“中华民族主义”，当然，我们也是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只有有国际主义的胸怀，才能做一个有眼光的民族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中国文化典籍翻译事业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伟大事业。我想了一下，我们所做的事情，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重组，即收集和整理以至于编排中华民族的文化典籍，形成新的系统、新的架构；

第二，重读，即重新阅读和解释我们的文化典籍，达到有所体悟、推陈出新；

第三，重译，即重新翻译我们的文化典籍；

第四，重评，即重新评论和评价我们的文化典籍及其翻译活动。

关于第一点，何谓重组？我们要有一种认识，即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继承活动，都是有选择性的，有整合性质的文化典籍的收集与整理事业，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重复前人的活动。可以说，今天我们要读什么样的经典，就从中华民族的宝库里去有选择性地选取某些经典，然后加以重新组合、重新编排，使其服务于我们的时代和当下的事业。诚然，我们要有敬畏精神，要有整体意识，但这种敬畏，是尊重而不是因循，这种整体，是整合而不是拼凑，也不能把文化典籍认为是铁板一块，无法分析和无法解析。例如，关于老子，就不断有人试图重新编排它的顺序，从而重新建立道德经（《道德经》）的体系。多年前，我自己阅读和翻译《公孙龙子》，就曾经重新编排它的六篇的顺序，以便找到一个合乎理性的逻辑系统和思想发展或表达的序列。一部作品是如此，多部或整体的作品格局也是如此。

关于第二点，何谓重读？重读是重新阅读，是一遍一遍地阅读，当然是有选择有重点的阅读，但这种阅读，又是研究性的阅读、分析性的阅读、批评性的阅读、建设性的阅读，不是机械背诵和机械记忆，不是食古不化和因循守旧。我们都知道解释学上的解释学循环，从整体到部分，又从部分到整体。这样反复推论，反复推求，就有可能找到联系和思想，找到着力点和契合点，再加上批评性的阅读、发散性的思维，就有可能与现代思想相联系，产生新的想法、新的计划、新的学科思想、新的假设和建设性的意见。例如文学艺术、古典小说和现代小说，古典诗词和现代诗，它们究竟在哪里有联

系，有何区别，又何以都统一在诗歌或小说的名下，是一个常读常新的课题。不知古，焉知今？我们也可以倒过来问：不知今，焉知古？

第三点，就是重译。许多典籍，特别是那些核心的和基础的典籍，已经有了译本，我们还要不要翻译？要不要重新翻译？我看是要的，关键是能不能译出新意，取决于能不能看出新意。汉儒读《论语》，与宋儒读《论语》，与今天的新儒家读《论语》，自然有境遇之不同、境界之不同，因此也就有理解之不同，翻译之不同。不能认为一部经典只能有一种理解，一种译本，千古不易，这是不可能的。翻译学上讲究解释，讲究没有权威和定本，有些人认为，这只是一种理论，不太相信。在看待经典和经典译本的时候，仍然想找一个权威，有所依赖，躺在上面睡大觉，一劳永逸。例如《红楼梦》英译，原来认为杨宪益译本不错，但一对照霍克思译本，发现两个译本有差距，若能再读法语译本、德语译本、俄语译本，可能就会产生新的认识以及翻译新的译本的冲动，想吸收各家所长，重译一次，胜过前人。

这样就引出了第四点，重评典籍，重评典籍译本。重评典籍包括重新认识和评价整个典籍和中国古典时期的文化，重评典籍也可以是对一部典籍的重新认识和评价。前者需要一门古典学，中国的古典学若是和西方的古典学相对照，就可以看出一个究竟，就可以有所认识和评价，不能只从一种文化自身去认识和评价自身的价值，这种文化本位论的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后者需要仔细研究一部经典，并和其他的经典相对照，对照同类型的经典，异质文化中的相似的经典，都可以发现它的独特的价值和优缺点。前者的例证，中国的《孙子兵法》和西方的《战争论》，孰优孰劣？可以比较。同样的道理，中国戏剧和英国戏剧、希腊戏剧、罗马戏剧相比，又有何异同？它们的翻译应有什么样的区别，不比较不明白。就译本而言，莎士比亚的戏剧，有了朱生豪译本，为何还要出梁实秋和方平的译本？是否朱译本是完美无缺的译本，无法超越的译本？只要认真做了研究，就会有实事求是的结论。就会产生研究性的结论，就会有重新评价的必要，重新翻译的思路，重新阅读的兴趣，重新整理的可能。

以上四点，归结为一点，就是通过我们的典籍翻译和研究活动，建立和发展中国的古典学和古典翻译学。这是我最近阅读《重启古典诗学》的感受，该书的后面，还开列了一个单子，中国典籍十五种，西方经典十五种。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搞中国典籍，也需要了解世界典籍，重启中国古典学，也需要以世界古典学作为后盾。当然，这一问题的提出需要学术的勇气，而它的实现，则需要诸位的更大的努力，更加寄希望于我们的年轻一代。

下面说一下这次会议的几点期待：

第一是延续上一届会议的传统，我们邀请了一位国际知名的中国典籍翻译家和研究者，Professor Mark Bender。我手里有他负责编辑的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Chinese*

Folk and Popular Literature (《哥伦比亚中国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精粹读本》), 还有一本他参加编写的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多卷本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 里面有他的英文小传:

Mark Bender teaches courses on East Asian culture, literature, and folklore at Ohio State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entered on the oral and oral-related literatures of China, including local and ethnic minority traditions. He has published studies on Soochow T'an-tzu (strummed lyrics) and other professional storytelling traditions, as well as Yi (Ne, Lolo) and Miao (Hmong) nationality folk songs and epics.

我们满怀期待, 期待一个精彩的 keynote speech (主旨发言)。

关于这一次会议, 我想一定要开好, 也一定能够开好。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是大会发言和分组交流好。这次会议我们将会精彩的大会发言, 我们还会分八个小组分专题进行讨论, 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相互交流经验, 要组织好自己的发言, 不要照本宣科念论文, 讲述要点和结论就可以了, 同时掌握好时间, 体现良好的学风和习惯。

第三就是总结报告和会后工作好, 包括下一届会议的安排和论文集的编辑出版。须知一个学会, 一次会议, 有刊物, 或者论文集, 和没有这个刊物或论文集是不一样的。会议的发言, 也是一种发表, 要重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的积累, 不要妄自菲薄, 看不起这本《典籍翻译研究》, 积累的多了就成了一笔财富, 这就是学会的传统。希望大家好好看一看。

同志们, 朋友们:

我相信, 有上级学会的支持和领导, 有老一辈翻译家的鼓励和鞭策, 有与会各位的积极参与和热情合作, 我们这次会议一定能实现预期的目的。这次大会, 将是一个富有成效的大会, 给大家留下美好印象的大会。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王宏印

2015年11月14日

目 录

第一部分：第九届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学术研讨会

典籍翻译理论研究

- 宇宙志翻译中的能力合作星座（英文）····· [美] 马克·本德尔
Constellations of Competency in Cosmographic Translation····· Mark Bender (4)
- 文章学翻译学的可操作性研究
——译文三合下的译例分析····· 潘文国 (16)
- 当代语境下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 王 宏 (40)
- 《孟子》译本精神构式比较研究····· 包通法 刘 翌 (53)
- 多元化、多维度的中国典籍译介
——以林语堂“道家思想”译介为中心的考察····· 傅 政 (66)
- “景语”亦“情语”
——古典诗词“景语”的美学功能与英译····· 钱屏匀 (75)

文化典籍翻译研究

《论语》翻译研究

- 整合《论语》
——让读者更易于理解孔子····· 林茂荪 (86)
- 跨文化认同与《论语》文化翻译····· 范 敏 (89)
- 《论语》核心概念词的英译策略探析····· 桑龙扬 (96)
- 《论语》在英国的翻译与传播研究····· 和亚楠 (103)
- 符际翻译视角下蔡志忠《论语》漫画研究····· 汤文华 (112)

《易经》翻译研究

- 文史哲三元剖析 真善美三维解译
——《易经》卦爻辞的解读和英译研究····· 王晓农 (120)
- 中文典籍英译中的明晰化研究
——以“大中华文库”《周易》英译本为例····· 许 敏 (129)

其他典籍翻译研究

- “并置诗法”在庞德《诗经》翻译中的运用 袁 靖 (138)
- 基于语料库的《孙子兵法》英译本译者风格对比研究
——以林戈荪和安乐哲两译本为例 刘 毅 (147)
- 顺应论框架下《劝学篇》翻译过程的语境调节 刘 卉 成 瑶 (159)

文学典籍翻译研究

汤显祖戏剧翻译研究

中国梦时代的中国典籍英译

- 纪念汤显祖逝世 400 周年 汪榕培 (168)
- 汪译《汤显祖戏剧全集》的准备与策略 张 玲 (171)

《红楼梦》翻译研究

- 《红楼梦〈葬花吟〉》六大英译本赏析 冯修文 (180)
- 《红楼梦》楹联的创作手法及译者的策略适应 赵联斌 (189)
- 《好了歌》机器英译错误分析
——以霍、杨两译本为对照 冯 蕾 鲍德旺 (196)

其他文学作品翻译研究

武侠、江湖的文化内涵与翻译策略

- 金庸小说英译研究 罗永洲 (204)
- “三美”视角下《三字经》两个英译本的分析 李金明 王密卿 (214)
- 《明清小品文》的中文标题英译方法 张顺生 王 丽 (221)

民族典籍翻译研究

中华民族文化典籍与翻译研究

- “四大落差”及思考基点 王宏印 (232)
- 学术经典化：柯立甫《蒙古秘史》英译评析 邢 力 (263)
- 我国少数民族史诗韵律英译探讨与土家族史诗《摆手歌》英译 杨 快 张立玉 (273)
- 试论畲族哭嫁歌的英译 万 兵 (281)
- 《汉英对照仓央嘉措诗集》特色探析 李正栓 叶红婷 (292)
- 从民俗学角度论“歌谣”与“ballad”的起源与翻译 郜 菊 (302)
- 民俗文化译介中非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的全息翻译 田 霞 (309)

科技典籍翻译研究

- 《黄帝内经·素问》比喻修辞认知机理及英译研究 张 焱 (324)
- 《黄帝内经》英译中如何体现天人合一思想
——以《四气调神大论篇第二》为例 张悠慈 赵长江 (334)
- 中国航海典籍中专有名词的分类与翻译研究 刘迎春 (342)
- 敦煌变文《茶酒论》的语言特色及其译文中目的论三原则的体现 · 安百强 姜 欣 (350)

刊物译介与典籍翻译人才培养

- 论《中国丛报》对中国典籍的译介 李海军 蒋凤美 (360)
- 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与典籍翻译人才的培养 安 静 (367)

闭幕词与会议综述

- 闭幕词 王宏印 (374)
- 主动对接国家战略与学科发展, 积极推动典籍外译与文化传播
——“第九届全国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综述 朱义华 王宏印 (377)
- 道器相携, 合作创新
——“第九届全国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述评 李瑞凌 肖维青 (385)
- “第九届全国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在江南大学落下帷幕 会议秘书组 (391)

第二部分：人物访谈，学术动态，成果统计

人物访谈

典籍翻译人物访谈与介绍

行者无疆

- 记“第九届全国典籍翻译学术研讨会”特邀外籍专家马克·本德尔教授 · 蔡 华 (398)
- 翻译中华典籍 传播神州文化
——全国典籍翻译研究会王宏印会长访谈录 李绍青 王宏印 (406)

学术会议

第二届全国民族典籍翻译学术研讨会（2014年，大连）

历史的回顾与我们的任务

- 在“第二届全国民族典籍翻译研讨会”上的讲话 王宏印 (418)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综述……………王维波（425）

第三届全国民族典籍翻译学术研讨会（2016年，武汉）

“第三届全国民族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致辞……………汪榕培（428）

开幕词……………王宏印（429）

“第三届全国民族典籍翻译学术研讨会”在中南民族大学召开……………本站讯（432）

闭幕词……………王宏印（435）

首届全国典籍翻译高层论坛（2016年，兰州）

开幕词……………王宏印（438）

典籍翻译，再上层楼

——“2016年全国典籍翻译高层论坛”学术综述……………李红霞 王宏印（441）

闭幕词……………王宏印（450）

成果统计

学会部分领导人科研成果统计

——汪榕培、林茂荪、王宏印、王宏、李正栓、郭尚兴……………（454）

学会部分成员最近学术研究成果（2014—2016年）……………（460）

**第一部分：
第九届中国文化典籍翻译
学术研讨会**

典籍翻译理论研究

宇宙志翻译中的能力合作星座（英文）

[美] 马克·本德尔

Constellations of Competency in Cosmographic Translation

Mark Bender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will focus on some basic competencies need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folk literature—involving the performers/tradition bearers, collectors/recorders/editors, translators, and audiences. Also it deals with how teams of competent specialists can work together to produce translations that are “cosmographically” sophisticated.

Key words: Cosmographic translation; competency; performance

导读

这篇论文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OSU）东亚语言文学系主任 Mark Bender（马克·本德尔）教授根据 2015 年 11 月 14 日在“第九届全国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写成。本德尔教授 1995 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中国文学博士学位，专攻中国文学和民间文学专业，研究方向是中国文学、民俗学、表演研究，兼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是知名的苏州弹词研究专家，近年来尤其关注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学传统，以及少数民族的口头或与口头相关的文学与表演。

论文根据作者自己亲自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翻译实践，谈论中国民间文学的翻译结构。作者指出在中国这样拥有众多民间文化、方言和多种语言的多民族国家，要进行有效的翻译就需要不同专长的译者团队、合作翻译模式。为此，文中强调了三个概念术语：Constellations（合作星座）、Cosmographic Translation（宇宙志翻译）和 Competency（能力）。Constellations（合作星座）是用来说明当代民间文学翻译中“合作模式”框架下，每一个发挥作用的个体星座：表演者/传统传承者、团队协调人、收集者/记录者/编辑、译者和观众，他们在宇宙志史诗翻译过程中起着特定作用。Cosmographic Translation（宇宙志翻译）：“宇宙志”这一术语具有兼容性，它不仅包括正如“民族志”这个术语所描绘的人类世界，而且包括整个宇宙和构成“多元化”的生命形式。就宇宙志翻译而言，作者认为译者需要具备当地文化和环境的渊博知识，才能够真正理解将要

翻译的民间文学作品。Competency (能力) 是指表演者 (比如歌手或者说书人等) 和观众赏析以及译者翻译的能力。表演者必须从语言使用、内容表达和副语言特征三个方面来展示自己具备足够的表演能力。同样地, 观众需要具备对表演和表演者进行欣赏和评价的一定能力。因此, 译者就如同表演者一样, 必须展示自身具备翻译作品的能力, 其译作能够被目标读者理解和鉴赏。

在作者看来, 这三个概念对于审视中国民间文学的翻译过程十分有用。“宇宙志翻译”的最终目标是创造最终完成的文本, 这样的文本是面向一定的观众群体, 即目标随观众而变化。因此, 根据所涉及的译者和潜在的读者, 目标文本可以分为两种: 面向“普通”读者和面向“专业”读者。前者需要对民间文学学术语进行基本翻译; 后者进行的“宇宙志翻译”强调语境重现。通过“宇宙志翻译”形成的面向“专业”读者的翻译文本, 往往是以多语版本呈现的, 专业的当地观众在“再语境化后”的表演语境或新的表演语境下欣赏译本, 以获得与在生动的口头传统或近乎消失的当地社区欣赏民间文学表演场景下大体相当的生活体验。文章最后以作者本人对苗史诗的宇宙志翻译项目作为实例的分析, 对当前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学翻译实践具有丰富的启发意义。(王治国, 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Introduction

Hello/Ni hao. Dear fellow scholars. I am much honored to have been asked to speak to you today. I would like to thank Prof. Wang Hongyin (王宏印), esteemed members of the Ninth Meeting of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Society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 the organizing unit at Jiangnan University for arranging my participation today. I would also like to express my thanks to Prof. Wang Weibo (王维波) of Dalian Minzu University for arranging my trip to China. My deep thanks to all of you.

Today I would like to talk to you about a subject I have been reflecting on for several years. In the course of my career, I have translated a few works of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from several nationalities into English. I have also cooperated on translating a few things from English into Chinese. One of the things I keep wondering about is what does “I translated” mean? Or what does the word “cooperation” entail? Looking back to my first experiences in the early 1980s, I realize that in many or most cases the “I translated” is not very accurate. In most cases I must admit that it is a “we translated”, though the “we” can be many things. I am certain that many of us have been in a similar situation, in which we draw on the help of others to translate a work of literature, or in some cases collaborate as pairs or even teams. In the West, it has been a long standing practice for one scholar to take credit for one work. Certainly the demands of the